

◆ 边走边看

硃口情缘

舒龄

车过阜阳西站，列车员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报出“下一站是凤台南站”时，蓦然想起“同步悦读”的总编白夜老师不就在凤台么！

近年来因工作关系，经常开车往返合肥、亳州两地。途经高速凤台出入口时，每每想起白夜老师，便想着哪天一定要去趟凤台拜访他，但因忙忙碌碌，一直未能成行。

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：今日何不忙中偷闲，上午先到凤台，下午再去合肥呢！于是立马决定，在凤台南站下车。

列车缓缓停靠在凤台南站，下车的乘客不多。来到站前广场，回眸身后的站房，虽然规模不大，设计却挺有创意，仿佛一艘乘风破浪、勇往直前的战舰。顾不上唐突，当即给白夜老师发了条信息。

有些人到了异地他乡，想拜访当地的同学、同事或朋友，便打电话或发信息过去，那些被拜访的对象，十有八九会说在外出差，不在当地，抱歉云云。这大概已经成了很多人躲避所谓“无效社交”、拒绝打扰的托词。其实这种托词是一把双刃剑：你在婉拒想见你的人的同时，虽然避免了打扰，也未破费银两，但无形中也将会巩固和拓展优质人脉的机遇拒之门外。道理很简单——并非所有社交都是无效社交。
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。人间自有真情在。虽然这个复杂多

变的世界越来越让人看不懂，越来越浑浊不堪，但山间沟壑，依然有涓涓清流在汨汨流淌；万丈红尘，依然有款款真情在感动世人。

如同黎明前喷薄而出的朝阳，瞬间让人眼前一亮。信息刚发出，白夜老师几乎是秒回。紧接着又迅速打来电话，告诉我说现在有事，实在没空陪我去硃口，中午在县城安排小聚。

凤台南站广场，春寒料峭。白夜老师的亲切话语，像一阵和煦温暖的春风，吹走了广场上的丝丝寒意。

凤台南站其实不在县城，而是坐落在毛集，距淮河硃口大约十几公里。从毛集出发不过二十多分钟，网约车就到了硃口。

千里淮河，奔流不息。从八公山下流过来的河水，在硃口拐了个弯，形成了淮河第一峡的壮观景色。

硃口拐弯处，一座面积不大的小岛，以及毗邻小岛旁一块露出河面的巨大岩石，横亘河中。站在山坡上远眺，小岛地势较为平坦，但临水部分大多是十几二十米高的峭壁，只有靠近对岸的那边地势相对平缓。岛上树木丛生，建于清代的慰农亭和据说已有一两百年历史的皂角树，在微风中傲然屹立，给小岛添了几分古朴苍凉的意境。岛上杨树树梢上的两处鸟窝，清晰可见。

白夜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以前硃口有艄公摆渡，可以乘船上

岛。后来不知何故停摆。虽然破旧的渡轮依然静静泊在河边，但早已是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景象，游人再也无法登岛游览了。

诚然，上岛游览是一种身临其境的近距离体验，直观性更强，感受或许更好。然而隔岛远观，则是另一种艺术层面的欣赏。站在远离欣赏物的另一端眺望岛上的景色，思绪可以像脱缰的野马，纵横驰骋，这就如同欣赏油画，若与油画零距离，看到的只是一些模模糊糊、朦朦胧胧的色彩，只有站在合适的位置，才能领略到精美画面和优美意境。

站在淮河岸边的山坡上，看着水中毗邻小岛的巨石，听着浪花轻轻拍打岩石的声音，眼前似乎闪现出大禹劈山治水的宏大场景，以及东晋淝水之战金戈铁马、雄浑悲壮的历史画面。

岸边的山岩与河面大约有十几米的落差，有几处十分陡峭。顺着山岩通往河滩的台阶，信步来到河边。站在被河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岩石上，耳旁再次传来河水亲吻岩石的“啪啪”声，不觉蹲下身来，轻抚着被河水一遍又一遍拍打的岩石——洁净，光滑，冰凉中略带寒意。

从河边返回时，几只土狗在农舍院子里狂吠不止，但没有一只冲出来。这让我略微放下心来，感叹农村的狗其实也挺善良。它们冲着陌生人叫，是担心有人入侵家园，必须忠实履行看家护院的职责。

倒是那几只昂着长长脖子、不可一世的大白鹅，领地意识极强，攻击力也十分凶猛，一路扑腾着翅膀跟着我追咬。最后大概见我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，不像什么坏人，便主动鸣金收兵。

其实人还是要有些气场才好。

这就好比你去一个大衙门办事或找人，进大门时一定要昂首挺胸，目不斜视，装出一副领导的做派或见过大世面的样子，莫问保安，只管前行。那些保安见你气场强大、牛气冲天，多半不会拦你。倘若你站在门口东张西望，踟蹰不前，欲进又止，畏畏缩缩，保安十有八九会拦住你。

路过一处农舍，和一位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闲聊。聊到硃口的山，老人说山上以前有座庙，抗战时庙里住了四个日本鬼子，统管硃口区域。后来破四旧，把庙拆了，如今山上已成了一片坟场。

正感叹间，白夜老师带着两位朋友开车来到硃口。见到白夜老师的那一瞬间，心头不禁一热。中午，和儒雅沉稳的白夜老师及他的两位朋友小聚，谈笑甚欢，如同久违的朋友一般。

村上春树在短篇集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里曾说过：“如果一直想见谁，迟早肯定见得到。”



四月乡村 葛小红 摄

◆ 安庆地理

宿松的山

胡松本

宿松山多，从西北往东南，一脉连着一脉，慢慢铺开。罗汉尖立在省界上，像个守土的汉子，沉默又厚重；白崖山横在乡野间，不算高，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；石莲洞藏在林子里，离村子远，多了几分清静。还有陈汉山、柳坪山、趾凤山、北浴山，一座挨着一座，默默护着这片土地。这些山不算高，却有不少险崖陡壁，竹木长得茂密，溪泉顺着石头往下淌，哗哗地响。吴头楚尾的关隘、兵家必争的地势，都留在了山的石头里。



春天一到，草木抽芽，山花开满坡，不专门打扮，也满是生机；秋天来了，树叶染成深浅不一的黄和红，山下稻子熟了，果子香了，山里的气息顺着风飘到湖边，和湖上的烟波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是山的清爽，还是水的温柔。

宿松的山，绕不开陈汉的故事。元朝末年天下大乱，到处有盗匪作怪。西乡有个壮士叫陈汉，见不得百姓受苦，就在伞架子山扎了寨子，又联络了周边四十八个寨子，一起保护乡亲。后来朱元璋平定金陵，天下渐渐安稳，陈汉明白形势，懂得道理，带着手下弟兄主动归附，没打仗，没扰民，换来这一方的安宁。朝廷激赏他的义举，封他做奉议大夫，把他结寨的地方赐给了他，伞架子山从此就叫陈汉山，陈汉沟的名字，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。一座山因一个人得名，一段义举护了一方人，山里人骨子里的忠厚和担当，从那时起就长在了山里，一代代传下来。

这些山，是百姓的屏障，也曾经是流血打仗的战场。罗汉尖上，曾竖过大中华抗日救国军的旗子，风一吹，旗子哗啦啦响，像是不屈的喊声；陈汉沟里，1941年春天，新四军五师和七师在这里胜利会师，打通了鄂皖敌后的抗日通道，深山密林里，藏着抗日的火种。那时候，地下党在山里穿梭，送情报、筹军粮，半点不敢马虎；老百姓心向着队伍，藏伤员、支前线，哪怕冒着生命危险，也绝不退缩。朱育祺、朱赛英等本地烈士，为了信念舍了命，热血洒在了这片青山上，也留在了宿松人的心里。

山间藏着古寨，也藏着老痕迹。白崖寨依着山建起来，石墙绕着五座山峰，绵延差不多十里，人称“南国小长城”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元、明、清三代，这里都是避乱御敌的要塞，寨门依旧高大，石阶被岁月磨得斑驳，风雨吹了一年又一年，却没磨掉它的气势。石莲洞就不一样了，林子大，松风响，古洞伴着幽泉，没有战场的硝烟，多了几分文人的味道。古时候，文人墨客常来这里吟诗作赋、寄情山水；如今，这里成了人们康养休闲的地方，踩着落叶，听着松涛，心也跟着静了下来。一寨一洞，都是时间留下的痕迹，讲着宿松的过去，也看着宿松的变化。

山养人，也养物。高山上种的

茶叶，泡一杯，清甘醇厚，带着山里的清香；刚冒头的山笋，脆嫩鲜甜，清炒或者煲汤，都是最地道的山野滋味。板栗、药材漫山遍野，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山里人靠山吃山，却从不贪心，更懂得惜山护山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日子过得朴实又安稳。他们说话直爽，不绕弯子，做事踏实，不要滑头，既有山的沉稳，也有水的柔和。南来北往的人在山里落脚，口音慢慢融在一起，风俗渐渐交织，三省交汇的包容，悄悄藏进了柴米油盐的烟火里，成了宿松人最实在的底色。

如今的宿松群山，早已变了样子。过去的战场，变成了红色研学基地，来往的人们在这里听红色故事、传革命精神；古寨和密林，成了生态景区，绿水青山，成了最值钱的家当；钓鱼台的高峡平湖，水清清的，映着青山，风吹过，泛起一道道波纹。

陈汉乡的书记陈瑞华说，他们靠着生态和产业优势，发展香榧产业，保护利用陈汉文化园、古民居和红色遗址，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的新路。过去守山护寨的百姓，如今成了护林员、讲解员、民宿主人，他们守着这片青山，讲着山里的故事，让老传统传下去，让日子继续过。绿水青山真真切切变成了金山银山，山里人的日子，也越过越有奔头。